



# 顧頡剛全集

30



顧頡剛全集

# 顧頡剛讀書筆記

卷十五

中華書局

# 顧頡剛全集

卷十五細目

寒假讀書記 ..... 3

乙舍讀書記 ..... 31

乙舍讀書續記 ..... 55

餘師錄(一) ..... 79

餘師錄(二) ..... 107

餘師錄(三) ..... 136

餘師錄(四) ..... 150

餘師錄(五) ..... 181

餘師錄(六) ..... 208

敝帚集(一) ..... 233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敝帚集(二) .....       | 245 |
| 敝帚集(三) .....       | 261 |
| 敝帚集(四) .....       | 290 |
| 敝帚集(五) .....       | 319 |
| 西齋讀書記(一) .....     | 355 |
| 西齋讀書記(二上) .....    | 370 |
| 拾遺 .....           | 377 |
| 詩聲 .....           | 379 |
| 合生 .....           | 379 |
| 古詩與樂歌 .....        | 380 |
| 元曲演奏的形式 .....      | 381 |
| 戀愛戲 .....          | 383 |
| 旦兒 .....           | 384 |
| 經與文的隔絕 .....       | 385 |
| 鄭樵對於歌詞與故事的見解 ..... | 386 |
| 《老殘游記》之作者 .....    | 387 |
| 采桑娘 .....          | 388 |
| 秦腔 .....           | 389 |
| 《楚辭》 .....         | 390 |
| 明清戲價 .....         | 390 |
| 雙卿 .....           | 39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招魂》與《大招》 .....   | 392 |
| 時新旦角戲 .....       | 393 |
| 紅槍會與八卦教 .....     | 394 |
| 窩子與堂子 .....       | 399 |
| 鴉片之戰與甲午之戰 .....   | 403 |
| 王思任擬歌謠 .....      | 406 |
| 《浪口村隨筆》小序 .....   | 407 |
| 玉皇 .....          | 408 |
| 鄭商 .....          | 409 |
| 讀《左傳》雜記(九則) ..... | 410 |
| 八水繞長安 .....       | 412 |
| 《寶樹園雜記》序 .....    | 414 |
| 男伶飾旦角 .....       | 414 |
| 解手 .....          | 414 |
| 厠籌 .....          | 415 |
| 前代設防遺迹 .....      | 415 |
| 碕之字義 .....        | 416 |
| 傖鬼 .....          | 416 |
| 僧尼 .....          | 417 |
| 釋道 .....          | 417 |
| 關羽 .....          | 418 |
| 《宣和遺事》 .....      | 418 |
| 舞鮑老 .....         | 419 |
| 回目 .....          | 419 |
| 琵琶記故事 .....       | 420 |
| 下場詩 .....         | 421 |
| 元代戲班 .....        | 421 |
| 前後《水滸》 .....      | 422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九州名義小記·····       | 423 |
| 班固竊父書·····        | 427 |
| 新印筆記小序·····       | 431 |
| 東向與南向·····        | 431 |
| 《戰國策》之古本與今本 ····· | 435 |

寒假讀書記



## 寒假讀書記

甲寅冬月頡剛署端  
東齋十日記 附

余讀書最惡附會，又最惡胸無所見，作吠聲之犬。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，每怫然有所非議，苟自見于同輩，或將誚我爲狂。故惟此冊是歸焉。吾今有宏願在，他日讀書通博，必舉一切附會，一切影響，皆揭破之，使無遁形，庶幾爲學術書籍人心世道之彘。班固蚩傅毅曰，下筆不能自休。吾每每亦然，不能簡賅出之，斯則甚爲慚也。其有讀書所得，或印證可求，雖在小品，亦登于斯。民國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頡剛記。

黃帝猶清也。榆罔猶明也。蚩尤猶闇也。

揚雄之被惡名成于宋儒，觀朱注《楚辭》，窮凶極惡，一何可笑。自宋以前，莫不相尊，讀子玄《史通·自叙》殷殷以得比爲榮，亦可知矣。〔眉批：韓愈亦然。〕

後世所謂氣節，必非人心固有之仁義，人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，豈可強以文字相繩準哉。宋儒迂拘不通，欲以一姓之好惡，斷百世之是非，遂于異代貳臣，視若不共戴天之仇。鷹犬得食，徒爲主利，若而人者，誠鷹犬之類也。

近代之詩，端推豹岑第一，譬之魏有陳王，不爲譽語。若石遺

輩則如文中有桐城，神氣索然盡矣。實甫雖多古艷，亦甚輕佻，唐代元白之流也。《海藏樓詩》自謂澀美，然刻畫險掇爲工，得毋失詩人溫厚之旨乎。余所服膺者，又有長沙傅鈍根。震木高歌，吐壺擊缺。雖偏于激昂，而豪氣足多。嘗謂得杜老之精髓者，非傅君莫屬。若豹岑則似得力于魏晉者也。景帝召五言勁絕，以律詩運古意，與鈍根爲一時瑜亮。

埃及古代稱三十一朝，然每朝非一帝，如十九朝爲 Seti I. and Rameses II. 是也，其朝數不知如何分法。識此以待後考。

愚民即是愛民，三代以上人君莫不術此。故謠俗相安，未嘗變亂。其征誅之局皆諸侯開之，不聞一夫奮臂。自老子垂文，孔子定學，百家蠡起，卿相易躋，于是民智大開而天下彌亂。李斯之請焚書，蓋有鑒乎此也。然羽翼已成，變適增怨，故陳涉起戍卒，而鄒魯搢紳先生樂臣焉。代秦而帝者，乃向之亭長。征誅繫于匹夫，國祚始不永矣。孔子欲王魯國，弟子講習，遂啟七雄角逐之端。向稱公侯者，至是並敵周稱王。此亦孔子所孕育也。追懷太古之安業樂生者，不亦異歟。且文帝術黃老，幾致刑措。武帝崇儒術，則好大喜功，窮兵黷武，因其奢靡，遂以虛耗。老子謂孔子曰：“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”汲黯戒武帝曰：“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。”此兩語可謂前後相應。又孔子曰“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”，故漢武極好名。申公對治亂策亦以爲政不在多言相警，此又好儒之弊也。儒存術數，鳳鳥河圖舉爲大瑞，而年號即從漢武始。此又一證也。夫黃帝之道不可聞矣。今觀《老子》書，其放任處在無爲，其專制處在愚民，故曰：“聖王爲治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”可見老子之意要人君不苛責小民，小民亦不反對人君，上下相安，世則治矣。孔子亦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此與老子同處。然《論語》此等言甚少，或孔子偶憶師說耳。否則傳習弟子，大布文

籍，盪平卿相之階級，此豈上語之意乎。孔子尊王攘夷，又曰“邦無道危行言遜”。可見孔子之意要人君權力無限，臣民處處服從。〔眉批：此處理證不足，他日得孔子書，當詳證之。〕上不以權術而以威力，下不以愛戴而以震懾。向之上下相蒙，或以誠心，或以虛僞者，今則全行揭破，而易以勢力，遂開後世君臣大不平之現狀，而誅戮橫施，篡奪滋起，天下永不可治矣。故民智之開，天下之共不利也。夫雞鳴犬吠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。此何等樂事。人所求于世，不過衣食充足而已。必棄此外求，馳心嗜欲，多見其不知量耳。試觀今日物質文明，較古可謂大進。然無形之戰爭，有形之戰爭，機心機械累積無極，生人之樂爲褫奪盡矣。試想今日歐戰之兵士，有古代愚民之樂耶。君欲強爲吾君則亦君之，國欲強爲人國則亦國之。彼得吾土，可以盡啜，使吾無立錫地耶。彼得吾人，可以盡殺，使吾不能一呼吸耶。即使屏爲流民，膏于斧刃，則水旱疾病之災多矣。天使喪離，則無可怨人。使之則悻悻爲大仇，何以處境同而心過異焉。使吾無目，我豈見耶。使吾無耳，我豈聞耶。不能自持而惟耳目是憑，客氣是僭，則此諸般苦惱由自貽之，而非人貽之矣。夫文明進而樂適消，譬之服華服而入囚牢，將顯耀于鐵鎖銅煉間乎。交際繁而機心著，譬之握冰投釜鍋，無解于沸湯而自焦其身也。夫世界本靜，何以致喧。世界本安，何以致亂。世界本樂，何以致苦。昔李斯之就刑也，嘆曰：“欲牽黃犬出東郭門，何可得乎。”夫極人臣之位，而有黃犬之憶，此正其初心也。使其長牽黃犬，不輔秦國，不獨無以具刑，且至其死于牖下之時，必不復有黃犬之憶矣。何也，以其常也。以爲常則必不以爲樂。孰知自就刑時觀之，則爲大樂者乎。吳諺曰：“江南望見江北好。”夫江南之人未嘗苦也。處樂既久，樂亦不覺。幻想所結，多欲所驅，爽然不自足矣。望見江北，則以爲大樂在此，遂不惜厄于江流而往即之。孰知江北仍在煨行竈乎。至于江北，迴想江南，復爲大樂。故自淺象言之，江南樂也，而人以爲苦也。而人至江北以後，始知其爲樂也。

江北苦也，而人以爲樂也，而人離江南以後始知其爲苦也。紛紛擾擾，各以其學易天下，是皆徙家江北之類也。語曰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此則世界之由靜而喧，由安而亂，由樂而苦之所以然乎。太古之世，飢食而飽作，豈餓而死，寒衣而炎褪，豈凍而死。衣食足，樂事備矣。乃有躁妄者出，欲以制作相便，交際相聯，于是雄桀利用之而爲君主。既爲主矣，則心權術以爲治。凡古帝王皆此類也。然證印以心，無有繩準，苟能施其真誠，臣民未嘗不蒙其福，如神農嘗藥，大禹治水是也。自征伐之局大開，而上下猜疑。然而民能愚，君能安，則猜疑亦少解。自書契既盛，學問斯興，故事可稽，理解可載，于是民以懷智而不羈，君難秉術而弗久。世亂之亟，惟學爲厲階矣。老子窺察人情，悉爲披顯，此則開民智之先也。然其言不激，猶無大害。惟先代機心登在迹象。發之者有，故意求符。受之者有，成心規避。斯則不能不歸罪于老子者也。孔子得老子之餘粕，益加機械。老子所以戒人者，孔則以之勸人。老子所以明真者，孔則濶以術數。又養徒講學，務與卿士馳騁。當時干七十二國，下開百家亂天下。推孔子之心，亦與商鞅、李斯之熱中求官等耳。然而孔傳書而李焚之者，孔爲利祿之階，李爲郅治之道也。人每謂孔振學平家爲功。試觀戰國之世，治于春秋耶，抑亂于春秋耶。三千弟子之播亂天下，不必辨也。嗚呼，雞鳴犬吠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，此何等樂事，彼盲心內熱之流何終不省也。

章太炎如學管寧，豈不足自安。而必欲擬韓非，亦令人歎息者矣。

康有爲猶託今文，梁啟超並康之弗及。彼果研經，則其嘵嘵更不知如何，徒能裨販東籍，已若學術上大有研究。其文辭虛僞已甚，往往一言可盡者，在彼必連章累句。似此著述，與買菜何異焉。近世矇瞶，多相趨和。余雖至死亦不佩服。〔眉批：今則異矣。〕不

知以譚嗣同之聰明，胡溷迹其間。

梁啟超自號飲冰。《莊子》曰：“我朝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歟。”又號滄江。杜老詩曰：“一卧滄江驚歲晚，幾回青瑣點朝班。”其熱中之情如此。

妄人稱章太炎爲癡子，稱梁啟超爲大家，讀《荀子》俛詩曰：“螭龍爲蜺蜺，鴟梟爲鳳皇。”不意竟見于此時，但不知能否剝極而復也。

吾觀勞乃宣、劉廷琛、宋育仁等雖悖闇，較之時髦學人，尚爲可意多多。

歷史地圖無有，最是悶事。〔眉批：此時尚未知有楊氏圖。〕東人石澤發身所編《東洋歷史地圖》，對於本國當有把握，至于吾國古代，確是難尋。況在殊國，辨析愈難矣。頃見其《春秋要地圖》，于吳國標姑蘇。按孤胥訛姑蘇，是六朝後耳，在春秋戰國未見有此名也。其餘錯謬，亦可推見。此事非得一博通史地之人，必難就緒。東瀛學術，形式上似處處有統系，而實際則不離浮光掠影，不足貴也。歷史地圖何等難畫，此則疆域隨意作圈。又如戰國時之魯已爲楚滅，而此冊七雄割據圖，楚國疆界止于淮水間也。

朱子《通鑑綱目》效法春秋褒貶，與王通《元經》同爲鄉愿之事。幼時以其獎張良而罪荆軻爲不可解。繼而思之，即東方曼倩所謂用之則爲虎，不用則爲鼠也。使荆卿成功，燕丹爲帝，朱子將以軻爲開國第一功臣矣。使十索之後，張良竟獲，朱子將以良爲不量力之賊人矣。夫畢意圖君位之安固，乃不惜上下其手，好惡無定，情志屢遷，以此詔人，不待智者而知其虛僞矣。如此勢利小人，

亦知人間有羞恥耶。

史以記事，如鏡之照物。不必于物上標美惡而自見也。孔子寓褒貶于《春秋》，原是不合之事。蓋有褒貶則拘泥生，拘泥生而人倫苦矣。且即定褒貶，何以復左右牴牾。子玄《史通》所載可以見也。後世史乘已爲有系統之記載，何必更涉貶褒。且史籍布之天下，亦何勞有人刪定。乃有王通、朱熹輩出，託尊聖之名，行毀史之事，于是民心以亂而橫被冤屈者多矣。

論一朝興衰、人事美惡者，則爲史論，與史記不可同科。

漢高祖如宋江。想耐庵下筆時，以《漢書》爲影子也。

凡爲軍師，必陰險賊害。俳優登場，凡軍師必著八卦衣。此亦明其相承之統系也。李筌偽造《陰符經》，謂黃帝書，太公、范蠡、鬼谷子、張良、諸葛亮、李淳風等注。以類相歸，此等固皆陰險賊害之人矣。世之亂也，皆此等人啟之。戰國策士，漢初說客，亦衍其流。

文帝術道，景帝術法，武帝術儒。三人政績亦自不同。漢代畢竟以文帝爲最，治百家之宜，可知矣。

陳勝猶今之白狼也。高祖不事家人產業，沛中子弟多欲附者，則今之范高頭也。

文帝，道家也。賈誼，儒家也。相并之下，究是誰美。若氣度之宏隘，猶其餘爾。

賈誼、鼂錯與商鞅、李斯無異，不當因不成其志而姑恕之也。王荊公、康有爲亦是此等人，吾不解彼輩何以如此起勁。

此一類也。又有一類則爲董仲舒、朱熹。彼輩志量較小，然其迂拘事理貽害學術，其害爲甚。上類普于一時，此類衍于後世也。

使漢代終行黃老，寧有巫蠱之禍乎。巫蠱，術數之事也。孔子不廢術數，其行者流而爲方士，其言者流而爲今文家，遂使方伎、巫術浸淫漢世，讖緯之言雜然布彰。此其罪，固直由董仲舒輩發之，而間接由孔子啟之。此儒家之所以終爲術士也歟。

諺語有七尼變貓之說。而英諺亦云“A cat has nine lives.”何其同也。

王莽既篡漢建國，據有中原，亦當視爲正統，不當賅括于漢代也。如謂年數過短，則秦傳三世，亦十五年，何不以漢直接周哉。

夏曾佑之《中學歷史教科》，編得真好。處處以科學眼光觀察，發明精義不少，殊令人讀而忘倦。惟三冊以後便無繼作，作者亦死，一惜也。當時作書猶多忌諱，故每有新意，僅得微言，不能大闡厥旨，二惜也。〔眉批：作者未死，今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。〕余每觀他種史書，枯殺有如律例，讀不終篇，沉悶欲睡。蓋文質相離，徒質，則意爲索然以盡。今之科學書都如此。如能用文作輔，則如周秦諸子，理解雖深，而自易澈悟矣。有人譏張書紳《地理講義》太多議論，余則因是長之。觀其取譬證成，數典爲導，讀者輒易省記。今校桂蔚丞先生地學甚邃，而所編講義用質棄文，徒令地名交錯，年月雜遝，雖韋編三絕，恐猶無獲也。近世每以文專屬之文辭，而學問之書但求質直，不知質勝文則野，又不知文之所繫，不僅辭采，亦將表思想而觀其玄通。譬之人體，骨肉不可缺，神